

周敘

吾友王君克承之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汲公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歲余輒器之及再廣陵則崑繩爲文章已成帙作項羽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名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口不言而意爽然也後數年復謁余廣陵領下須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而崑繩年亦幾三十矣再出項羽論則議論多肯要法度老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爲人伉爽好大略爲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尙典文最英悍余嘗辟之馱馱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爲少彼耿伯昭周公瑾何人哉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

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丁巳易堂魏禧題

載魏叔子文集八

魏冰叔沒在處士能古文者吾知王子崑繩孔孟不作文章道衰左氏司馬遷論次當世公卿侯王將相人文變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有道文章在上堯舜文武見於詩書所傳天下無道德乃在下於時有孔子之春秋孔孟之道仁義中正無矯枉救弊楊墨以其仁義矯之救之而失也至於偏且弊愈以亂天下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余嘗見冰叔於金陵言文章冰叔出左氏司馬以下其為人欲以諸葛忠武爲師然旣沒以吾求天下之人於處士見崑繩見崑繩之文於左氏司馬遷夫豈無當世公卿將相侯王所得論列然非處士之所宜有也天下而有管夷吾公孫僑張良蕭何楚漢之帝王使之論次自成一書然又非處士之所爲也冰

叔嘗稱崑繩文矣冰叔處士也余則以左氏司馬遷論崑繩之文而烏能終以處士論崑繩之爲人哉崑繩名源北平人善言兵工敘事文字嘗論余文以爲好言孔孟之言者江左洪嘉植識

附錄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

公聞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脩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埶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日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舍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旣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桐城方苞四君子傳之一

望溪集

嗚呼子生於天余謂非偶嗟同衆萬視猶芻狗子之心胸
函山振海子之議論風驚雷駭豈惟在今志亦無古英光
浩氣今歸何所世士虛憍外張中餒古所云狂子差可擬
少隨父兄陸沈自喜匿跡淮墳行歌燕市志以貧移傾身
菽水外取所求中以自鄙顧視儕輩如塵如稭可者數士
謬及於余未見而親久益不疑行身務學以謀以咨天與
屯蹇異徑同歸夙心並負次且路岐丙戌之春揖我長辭
二親邱首惟吾所之窮山絕壑形駐影隨雖子知我跡亦
難窺解手三歲別語依依念子孤直諒不余欺乾坤浪莽
會面何時忽叩吾廬驚喜相顧曰余迴車將農將圃聞子
之鄉巖深川互我行我遊子先我路我耕我耘子偕我作
我文我史子訂我誤高酬連旬忘晨與暮越歲爲期並從
所務始春過余杪秋復至申固前期志氣益厲孰期分背

遂歸廬無委衾旅舍妻子莫扶款款友生視衿與襦傲然
乘化其色于于子少自則管葛與衡晚希顏孟其志亦誠
行與心違蹉跎竟老遺書在篋其半惟草臨風灑泣氣盡
心孤子止於此況於吾徒嗚呼哀哉尙饗

桐城方苞祭王
崑繩文望溪

日念喬梓昆仲如家人不可暫釋處四達之地易於交友
閱事而風氣雜揉虛美相熏以之滑性長傲亦不爲少長
才人當堅定以學問學問在求實地日見已所不足則不
進於古人不止

甯都魏禧與王崑繩簡
魏叔子文集卷七

王崑繩家傳

武進管繩萊撰

王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大興人先世無錫有王王者從成祖靖難有功戰亡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亡變服爲僧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爲崇禎遺錄一卷源其次子幼與兄潔以能文稱於時岸異英傑有不可一世之概少以所爲文示寧都魏禧禧未善也久之許其文爲可施於用先是源父旣遭國變流轉江淮間喜任俠言兵所交多瑰奇隱異之士源以故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之略居恒慨然自以爲北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驅爭先年四十餘貧困無所遇乃折節爲儒者氣益純粹遊京師師傭筆墨是時國家承平數十年方以八股文取士富貴家子弟無所事經濟古文

之學源初未嘗爲時文人或以此病之源笑曰是尙需學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源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晚歲交蠡縣李埭相與師事博野顏元講理學盡闢程朱陸王而述顏元之言曰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下極於草木鳥獸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

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源旣祖顏元習禮之說終日整衣冠對僕御無所苟且其生平嚮學之旨皆散見所爲文中文多記明人逸事以故其文多悲慨侘傺桐城侍郎方苞稱其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皆不可得惟古文三十卷詩十卷年六十餘客死子兆符康熙辛丑進士有詩若干卷並藏余家

論曰源以世家子弟國變家燬蒼涼鬱勃之氣無所發洩一寓之於文今其文具在多紀明人逸事發揚蹈厲往復不窮當時號爲古文家者未足與比也然非遭時之艱困心衡慮烏能成其所至若此哉晚而歸宗於理學夫亦盛氣旣平知非悔過之所爲與後世讀其文者可以窺其志矣

王氏塋記

武進管繩萊撰

出京師西便門循濠而西五里許地名羊坊店或曰羊房店王氏塋在焉王氏先會祖母外家也塋巽乾向葬主穴者故明錦衣衛指揮使諱世德字霜臯先會祖母曾祖也穴之右葬霜臯先生長子諱潔字汲公先會祖母伯祖也又其右爲四姑娘不知何人又其右爲霜臯先生孫康熙辛丑進士諱兆符字隆川先會祖母父也主穴之左墻外有家大樹生其上壤不可脩爲隆川先生子諱匡字方度先會祖母弟所抱他姓子名某葬地其契券悉鐫碣上地廣若干畝直隸向無布政按察使隸刑名錢穀二道所鐫契皆錢穀道稅契故紙久亡康熙某年事也守冢人戴姓歷高曾以下五世子孫繁多以牛皮結繩爲業而王氏

絕者且五十年矣初隆川先生子匡卒無子先曾祖傷王氏無後以三叔祖諱世鏞嗣其後王氏故家大興爲明望族國亡後遷徙江淮間宗族零替無可嗣故以甥爲舅後也其後三叔祖又亡無子妻尙在孀僑無倚撫他姓子爲子前十餘年嘗從淮上來爲小貿易不讀書且無與王氏無能知其舊事今亦不知其人存否也先祖官京師二十年自曾祖母存時以及卒官之日歲時祭壻無不親拜隆川先生夫人楊孺人久殯淮安又先祖所奉而合葬者迨眷屬歸里後其事遂聞吾父每以應試謁選之事入都必釋奠墓下而吾父下世又將十年余遇赴試北雍之歲當九十月必買車挈榼以往脩其崩圯霜喬露棘蔚然幸存無斬伐之者嗟乎人生謀衣食奔走四方自其祖宗之邱壠已不能春秋時其展奠況以曾祖母外家之墳墓

而託之彌甥乎既不同鄉井遠在二三千里外隔兩三年
一來來而又去其去來可常必乎設數十年中無過問者
則耕夫牧豎侵削而平夷之荒煙衰草瀰漫無迹其世逾
遠其親益踈子孫縱能知之而欲求其處恐不可得而識
矣且子孫又能料其必來京師乎可傷慨已余五六歲時
卽侍會祖母往拜今兩冢所葬已在疑似間後世必并此
而昧之矣故特爲之記

附記

先會祖母大父諱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康熙癸酉舉人
以文章著述名於時嘗與魏凝叔方靈臯及李剛主閩
百詩諸先生交所著居業堂集藏余家無力梓也其葬
地又在江蘇鎮江府之金壇縣蓋或庵先生姪婿爲金
壇蔣衡世所稱寫十三經拙老入者是也先生卒於淮

安遷其柩葬焉蔣氏今移家無錫事已數世無與余相
識者問之恐亦不能指其地矣余有族會祖姑嫁金壇
于氏往年曾知之余及見之日已聾老不省事且當時
不知其知此事未得問今歿已十七八年子孫盡矣益
不可考他日蔣氏有人或能識舊蹟而以告余者乎因
記前事而附書於此

居業堂文集目錄

卷一 傳一

劉誠意伯傳

于忠肅公傳

于侍郎傳

譚參政傳

卷二 傳二

新樂侯傳

鞏都尉傳

姜都督傳

李高合傳

保定張氏兄弟合傳

王將軍傳

司禮監高時明傳

卷三 傳三

王興國公傳

諸天祐傳

王義士傳

閩中二烈士傳

金主事傳

秦處士傳

卷四 傳四

李處士傳

襄城張孝廉傳

五公山人傳

顏習齋先生傳

溫孝懿先生傳

李孝慈先生傳

周孝廉傳

曹太學傳

卷五 傳五

秦舍人傳

姚少保傳

隱俠傳

徐烈婦傳

曹烈婦傳

高節婦傳

吳節母傳

福清陳孺人傳

吳烈女傳

吳節婦傳

長沙陳孺人傳

周節女傳

俠女任氏宮氏傳

黃孺人傳

卷六 書一

與徐學士論王威寧書

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與友人論史書

與友人論侯朝宗文書

與王吏部書

與黃自先書

與湯西崖書

復陳紫宸書

與周生書

與張天中書

荅外舅李涵生先生書

復蔡靜子書

與梅耦長書

卷七 書二

與戴田有書

與朱字綠書

與李中孚先生書

與張生書

與吳商志書

與閻百詩書

與于節侯書

與程偕柳書

復柯寓匏書

卷八 書三 啟

與蔣湘帆書

示及門書

與某公書

與壻梁仙來書

與方靈臯書

與康孟謀論脩邵志書

再與康孟謀書

復姚梅友書

與毛河右先生書

再與毛河右書

家大人八十徵言啟

卷九 論一

郊祀論

老子論

楚漢論

李陵論

道德仁藝論

脩辭立誠論

佛法論上

佛法論中

佛法論下

賈詡論

費禕論

諸葛誕論

張賓論

卷十 論二

權論

將論

戰論

八陣論

鄭莊公論

子元論

司馬戍論

魏舒論

吳越論

龐涓論

趙勝論

項羽論

李廣論

趙充國論

鄧禹論

卷十一 論三 說 辨

庚翼論

謝安論

苻堅論

唐太宗論

李密論

岳忠武王論

韓蘄王論

伯顏論

耿炳文論

太極說

適安居說

水碓說

損齋說

閻少端字說

蓮泊居士乾淨齋說

刻印銷印辨

卷十二 序一

庚申君遺事序

六陵遺事序

史閣部遺文序

孤忠遺翰序

華鳳超先生年譜序

黃忠烈公年譜序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輿圖指掌序

兵法要略序

家譜序

平書序

讀易通言序

劉氏家藏墨苑序

萬季野補晉書五表序

五嶺圖志序

孔宅志序

卷十三 序二

歷法通考序

周易玩辭序

春秋質疑序

柳邊紀略序

皇華紀聞序

顧上風物記序

南遊日記序

大學辨業序

洪去蕪文集序

遂初堂集序

梁質人文集序

捐粟惠民集序

肖餘集序

華崑嶠海外尋親詩序

吳菡子詩序

卷十四 序三

周生詩序

劉雨峰詩序

蔣庶臣詩序

宜人軒詩序

張梓庵詩序

南遊詩序

朱字綠詩序

張采舒詩序

北省稿序

京華集序

萃野集序

屈翁山詩序

李蒼存詩序

陳健夫詩序

夢月巖詩序

姚息園詩序

汪淡洋詩序

卷十五 序四 贈送序一

程仙臞詩序

北行詩序

燕齊近草序

聽雨軒詩序

游仙詩小序

燕游詩序

蔣度臣詞序

雲湄閣遺詩序

張氏家譜序

馬氏族譜序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畿輔采風錄序

歲試錄序

王蕩林時藝序

贈張孝子序

送喬侍讀歸白田序

送胡心仲歸南昌序

送顧生序

送喬東湖序

送衛副憲撫黔南序

送馮敬南序

送房湘崖序

卷十六 贈送序二 壽序

送徐侍讀歸里序

送令貽宰茂名序

送臧侍御序

送孔東塘戶部序

送常廷尉歸里序

送王大宗伯致仕南歸序

送成乾夫任南安序

閻再彭六十一序

張太君八十序

洪翁八十序

代大人壽立士六十序

萬季野六十序

張大中七十序

吳翁七十序

梅耦長六十序

黃復庵隱君六十序

林不巖先生九十序

楊母范太君八十序

卷十七 墓誌一

進士吳君墓誌銘

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墓誌銘

誌銘

封君甯獻賢墓誌銘

蔣退庵太學墓誌銘

蔡叔謙墓誌銘

廖處士墓誌銘

徐雲若墓誌銘

吳孝廉墓誌銘

李夙公文學墓誌銘

卷十八 墓誌二 墓表

行實 行狀 告文

王母隋安人墓誌銘

葉節婦墓誌銘

董孺人墓誌銘

楊太君墓誌銘

梁鷓林先生墓表

劉處士墓表

張文學墓表

李賢婦墓表

先府君行實

先兄汲公行實

孫氏三烈狀

張母毛孺人行狀

告西岳文

合葬告墓文

卷十九 記 碑

十三陵記上

十三陵記下

景泰陵記

晏公祠記

順天書院記

東園記

亦安樂窩記

梅花堂記

怡園記

濤園記

意舫記

真州游桃花塢記

遊石鍾山記

溫鄰翼小像記

重脩長虹隄南塘記

郟陽縣文昌祠碑文

興國庵碑文

卷二十 書後 跋 題詞 雜著

綏寇紀略書後一

綏寇紀略書後二

綏寇紀略書後三

熊經略奏疏書後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李氏家譜書後

書孫氏救命後

書方孺人傳後

自書張氏兄弟傳後

出塞圖書後

書唐鑄萬潛書後

知我錄書後

書王鶴汀學士冊後

胡智脩新樂府跋

西山紀遊跋

照孝子傳跋

懷山吟跋

朱孝子傳跋

歸舟載花圖跋

喬凝庵六十感懷詩跋

曼殊墓銘跋

大塢阡志跋

溪山無盡圖跋

道德經墨譜跋

餘生庵圖題詞

高子畫冊題詞

太乙子題詞

王諫議還妾紀事

或庵寤語

居業堂文集目錄

居業堂文集卷一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傳

劉誠意伯傳

誠意伯劉文成公名基字伯溫青田人曾大父濠宋翰林掌書宋亡隱於青田之武陽邑人林融倡義旅復宋敗元使簿錄其黨將殲焉使者次武陽會大雪市酒濠家濠詢知其故閒行謁使者得所簿錄甚衆歸惻焉謀救之不知所出孫爚方十歲爲畫計盛供具迎使者醉之祛其篋錄渠二百人而火其居倉皇拔使者出使者大恚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謝曰濠家不幸火震驚使者誠死罪顧舍何自火意者簿錄多冤天欲生之乎曰卽如此且柰何曰使者事已竟不復可往濠幸有密親於彼使

密錄所知名相報何如使者曰幸甚已而以所錄二百人者授之使者大喜去於是全活者無算燭卽公父也公幼奇邁神智絕人博學工文章洞識兵法元至順時以明經舉進士除江西高安丞鄧祥甫者進賢人精象緯見公奇之盡以其術授焉後以浙江儒學副提舉投劾歸嘗游西湖有雲起西北甚異郁郁光射湖水中衆以爲卿雲公獨呼酒滿引掀髯嘯睨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吾當輔之時元政日弛公慨然有濟世安民之志世無知者獨揭傒斯謂其英特過魏徵而趙天澤以諸葛孔明目之曰此王佐才也至正八年戊子黃巖民方谷珍作亂公爲元帥府都事請討之元以賄授谷珍官罷公錮之公遂歸隱青田山中當是時元主淫昏佞倖權奸相繼災祲迭見羣雄競起所在竊據爭雄長壬辰太

思公之先見云子連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太祖欲大用之爲惟庸黨所脅墜井死仲璟字孟光生時月蝕復光公歎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乎幼沈樸峻厲羣於兒恒坐視弗逐弄弱冠咀嚙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說傍及釋老嘗與璉侍父入朝太祖稱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公爵止其身璉亡上以仲璟爲唐勝宗決策破甌寇有父風使襲公爵辭曰兄子鷹世適也上嘉之又閔公父子死於奸遂封鷹世襲誠意伯以仲璟爲閣門使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命糾朝臣不法者已授谷王府長史并敕調肅遠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太祖崩靖難兵起赴關獻十六策惠宗不能用成祖繼統強以官不受下獄自經死鷹旣封坐事戍甘肅赦還卒子法停襲景泰三年授法曾

孫祿世襲五經博士宏治十三年以祿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贈公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年以公侑享高廟復其世爵瑜遂嗣伯卒孫世延嗣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事以撫定振武營變自負恣橫爲不法論死卒適孫萊臣幼庶孫蓋臣借襲其爵蓋臣卒子孔昭復據之崇禎時附溫體仁爲衆所疾尋出督南京操江卽捕萊臣斃之獄十七年國賊陷京師孔昭與馬士英等定議立福王因與士英阮大鍼朋比亂朝政及敗馬阮俱遁降死孔昭竟未易節航海去不知所終

王源曰劉誠意之功偉矣而實錄所載何其略也豈欲歸功於上與漢高帝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乃所以爲高帝也又何忌焉世之稱誠意者多神奇之說不知誠意王佐之才非道衍比也當日李善長旣屬庸才楊憲胡惟庸

皆僉邪小人太祖嘗謂誠意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則相才孰有如誠意者乃置之不用而用惟庸卒致罷中書省廢丞相而三百年遂無相業豈不惜哉

于忠肅公傳

于忠肅公謙字廷益錢塘人七歲時有僧蘭古春見之驚曰此子大不類凡兒他時社稷臣也及長英邁過人忼慨負大志永樂十九年舉進士宣德元年拜監察御史嘗論陝西所遣官校爲民害上命御史捕之巡按江西釐革民所疾苦平反冤獄以百數五年擢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英宗卽位上便宜四事再陳十事三年又奏陳六事是時兩省頻年旱蝗河沁溢賊役苦不給重以邊餉勞費而清軍歸伍遠者動數千里民不聊生公所奏多軫恤儲裕保障之策自正統元年迄六年還朝以荒歉請寬

恤賑貸之疏一歲多至數上數言清軍之困請罷清軍御
史上每嘉納從其請於是賑恤時行蠲租以鉅億計所存
活不可勝數然公持重不苟爲名凡所規畫莫不計久遠
上嘗詔脩預備法公奏立法非難守法爲難洪武閒預備
法區畫詳盡非徒萬民利也實萬世利數傳後稍陵夷廢
弛矣今脩舉之甚當但或奉行未盡善卽終廢耳臣於河
南山西儲備各以數百萬計請於歲三月令州縣紀民缺
食家達上官計口月給米三斗幼者半秋穫償貧乏甚篤
廢老疾者免官爲補之數母缺而風憲官時稽覈絕奸弊
則可久行不廢也其規畫詳審類如此旣而請召還通政
李錫劾之下獄左遷大理寺少卿時山西旱民多轉徙河
南上以公任久得民心仍命公往撫初公於五年籍流民
三萬四千餘戶至是河南歲稍稔乃糴倉粟濟之撫籍七

萬餘戶立鄉都選里老授閒田課農桑流民安之歸者曰
益衆故公再出撫爲民所請寬恤賑貸如故而撫流民功
過之前後共十八年功名大著十二年以父喪歸起復爲
兵部右侍郎明年喪母命乘傳奔喪仍起復視事當是時
太監王振弄權上唯振言是聽振威勢震天下麓川用兵
累歲不息湖廣貴州所在苗賊竊發東南盜蜂起瓦刺兀
良哈時侵邊爲患害徵調日繁天下洶洶十四年秋七月
瓦刺分道入寇也先向大同振勸上親征尙書王直率羣
臣諫止不聽乃命郕王居守八月壬戌王師敗績於土木
也先擁上去是時官軍精銳凡五十萬盡沒京師羸卒不
滿十萬器甲軍資俱盡聲聞也先長驅向京師京師大震
羣臣聚哭於朝侍講徐理倡議南遷朝廷不知所出公大
言曰言遷者可斬也社稷宗廟在此一動卽成土崩今日

之計唯有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可蹈宋南渡轍乎衆唯
唯乃定議皇太后命郕王監國立皇子見深爲皇太子晉
公兵部尙書羣臣合疏請太后以太后詔勸王卽皇帝位
王固辭公曰今強敵在前社稷無主臣等誠憂國家非爲
私願殿下宏濟艱難以安宗社慰人心王乃受命卽位遙
尊上爲太上皇帝帝知公忠毅有才略可任重大軍國事
悉委之於是簡將帥補卒乘繕器甲調軍食申約束明賞
罰習戰陳嚴守備諸事甫集也先已奉上皇深入濱紫荆
關直犯京師當是時帝以武清伯石亨爲總兵官諸將悉
聽節制命公總督軍務公躬擐甲胄慨流涕誓師以忠
義激勵將士人人踊躍思奮亨欲斂兵入城公曰賊勢方
張柰何更退守示弱於是列陳九門外正陽者南門也左
崇文右宣武都指揮李端陳於正陽陳崇文者都督劉得

新宣武者都指揮湯節東曰東直廣寧伯劉安陳焉曰朝陽武進伯子朱瑛陳焉西曰西直曰阜成都督劉聚副總兵顧興祖陳焉公與石亨陳德勝門都督陶瑾陳安定門二門皆在北而德勝居西首膺賊鋒故公與亨獨當之共勒兵二十二萬旌旗相望金鼓聲聞百餘里初也先旣得志輕明宦官喜甯降備知京城虛實謂可旦夕下旣至見嚴陳以待駭異不敢動俄以數千騎搏戰都督高禮毛福壽斬其三百人還也先大沮擁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迎乃遣通政王復等出進羊酒也先復索公等帝拒不許遂進攻德勝門公與亨伏兵道傍空舍先遣輕騎逆戰佯北賊馳逐之伏兵起弓弩萬礮齊發士卒鼓譟乘之呼聲動天地賊大敗未幾解圍去凡相持五日而罷是時邊城多殘沒畿南蹂躪幾徧而廣東賊黃蕭養乘勢猖獗羣苗多

叛浙閩餘盜縱橫不息帝推誠任公公爲人廉退晉少保
疏懇辭者三凡錫賚必力辭數四乃受帝益重之言無不
聽廷臣寵任無兩公得益展其才由是武備日脩盡復邊
城盜賊以次削平初昌平伯楊洪守宣府善戰有威名其
子俊守居庸關也先入犯詔引兵入援以尙書陳循請留
京師公曰宣府京師藩籬居庸京師門戶未有藩籬門戶
不固而能免盜賊之患者今洪俊并所領軍旣留則宣府
居庸空虛萬一賊乘虛入據以時往來剽掠卽不犯京畿
京畿獨能安平請別選武臣老成才勇者二人帥師守之
以重藩籬固門戶又請以石亨楊洪柳溥分三營訓練而
宣大時遣壯士乘夜出塞劫賊營皆從之景泰元年大同
參將許貫請和瓦剌息邊公奏曰也先以梟獍之雄合豺
狼之衆犯我邊圉邀我上皇軼我畿甸震驚我陵寢荼毒

我生靈其爲寇仇何可勝言卽以和論朝廷何嘗不一再遣使皆不得其要領故今日理與勢皆不可和國家旣與不共戴天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不可也賊貪而多詐使和議成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旣不可違之則速變勢不可也故唯有選將勵兵蓄銳以待若其深入送死臣請竭犬馬以雪國恥務翦滅之而朝食必不負國家帝壯之切責貴而也先日挾上皇爲質廷臣紛紛議和謀迎復公惟一意戰守督諸將都肄士卒廣儲蓄遠斥候畫地分守日夜警備如賊至脩關隘阨塞固守宣大益兵保定眞定易涿通爲聲援以大臣鎮山西防賊南侵而懸重賞購斬也先以攜其黨嘗謂人曰我誠內脩外攘彼不得所欲上皇自返旣而也先屢入寇不得志死亡多果請朝貢送上皇歸八月丙戌上皇還京師先是瓦剌朝貢不

過百人正統十三年增至三千餘人賞賚不贍其欲遂入寇及奉上帝歸復遣使三千來朝公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而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不足恃戰守不可忘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安危係於有備無備而已遂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脩備禦而京營選精兵十萬厚其廩既分五營團操二年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公請大發兵討之乘閒復前仇犁其庭永清邊患帝不許久之也先復率衆結朵顏三衛時時出沒塞下乃更立十團營備之公雖典軍旅親信而持正不阿每盡言切諫帝嘗遣內使往眞定河間采野味直沽造乾魚以公諫立罷南京災異數見公上疏謂南京根本之地災異徵應不虛然災異之見乃天心仁愛人君而示之警也伏望益謹敬天之誠遵祖訓廣仁民之德游

政玩好夙無與也益慎於將來賞罰本出於公也益加明
審法天德之剛行健不息體日月之明臨照無私陛下始
終此心始終此治將見災異自消嘉祥日至小醜不足平
太平可立待矣已而雷震南京報恩寺浮圖又上疏辭職
固言人君一心爲萬事本陛下正心以正朝廷而四方遠
近莫不一於正正心以釐庶務而法度紀綱莫不一於正
娓娓千餘言詞甚愷切帝皆嘉納之初上皇歸非帝意千
戶龔遂榮請避位帝大怒下之獄旣而居上皇南宮絕廷
臣朝謁太后亦不得以時見日夜思易太子無端不得發
三年思明士官黃玠上疏請易儲帝大喜下廷臣議廷臣
皆心知不可無敢違共署名奏請從玠議遂廢太子見深
爲沂王而立其子見濟爲皇太子公在位久執法嚴諸將
稍不法輒劾治遇事明敏敢斷廷臣多忌其能而石亨以

列侯爲大將亦拱手受成畫心銜之嘗薦公子冕詔赴京
公辭且曰亨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裨國家顧乃
薦臣之子公義安在亨大恨都御史羅通初以公薦得用
旣而背之屢與公齟齬公乃辭總督以辟亨又請讓通帝
皆不許而命通協贊提督及邊患漸息言者稍稍攻之御
史顧暉奏請令兵部選將用兵必會同內閣謙執不可後
以請敕亨等上禦變方略爲言者所劾會公病乃調工部
尙書石璞於兵部協理部事然廷臣雖屢擠公帝待之彌
厚病辭位優詔留之遣醫視敕賜白金羊酒間勞使不絕
故公屢求退不得天順元年帝不豫時所立太子已薨羣
臣議請復沂王於東宮未奏而石亨徐有貞與太監曹吉
祥等合謀於正月壬午迎上皇於南宮復位執公及大學
士王文等下詔獄誣其與黃玠構邪議更立東宮又圖不

跪迎立外藩文辯不已公曰亨意耳辯何益乃坐大逆論
死上猶豫不忍下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
乃決有貞者徐瑄也丁亥與王文及太監王誠等同斬於
市觀者無老幼皆流涕有指揮朶耳者以酒酌而哭之籍
其家自所賜金帛外無長物于冕戎龍門皇太后初不知
比聞嗟悼累日上亦悔之一日有邊警廷臣議不決恭順
侯吳瑾曰于謙在當不至此上默然久之有貞以罪竄金
齒亭等坐謀逆誅憲宗卽位詔復公官赦冕還冕累訟其
父冤成化二年遣官諭祭洪治二年又以冕請加贈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謚肅愍賜祠額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
歷中更謚忠肅而河南父老建祠祀之歲歲不絕冕初授
府軍前衛副千戶赦還復其爵冕自陳不願武職改授兵
部員外郎累官應天府尹致仕有文學居官以廉幹稱無

子族子允忠為後世杭州衛千戶

王源曰吾聞忠肅公年未五十喪妻不復娶所居僅蔽風雨嘗請瘞土木陣亡將士瓦刺通好又請贖所掠人庶歸其鄉其持身愛人多此類傳皆不具載載其大者或以不爭易儲為公過公任重國家多難諫不聽殺身無足恤而朝廷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事尚可問乎故隱忍以圖全君子所為扼腕而流涕也然而其功偉矣於戲甯不悲哉

按實錄公巡撫山西河南及守京以後事功頗眾他載籍多不詳茲一一補入但多用總敘虛敘法不可繁也至守京事為實錄所不載者亦不敢雷同附會闕疑非疎漏也公奏議第存大意而字句多翦裁潤色總為文章計耳知我罪我俟之後人自記

于侍郎傳

于公仕廉字振方金壇人幼貧以孝友稱鄉里萬歷十四

年丙戌成進士時承平久士大夫率以名位自高不識世務公獨精於兵農戰守之略除戶部主事歷郎中督儲通州遷登萊分巡副使累官戶部右侍郎督南京糧儲謝政歸通州距京東四十里歲儲漕糧百餘萬石爲京師備城隘拓其西爲新城會通河水貫其中而隍久湮塞不治公因脩城軍役濬之引水環城設閘橋堤甕門崇墉增勝畿輔有金湯之固而舟運歲省費數千金當是時倭犯朝鮮朝廷遣師援之兵不解公理漕政暇卽與參將王某論兵脩備禦二十三年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分巡登萊登萊陡絕海中與朝鮮望倭勢益張而巡撫尹應元漫無備公憂之乃上書應元曰古者保邦未危防患未然謂先事爲之備也傳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志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待也者備之謂也今倭犯朝鮮警日急儻狡謀

入寇海道數日可達天津而登萊首衝我之兵弗若倭之
強器弗若其利以我二敵彼一旦弗勝況以我千百而當
彼數萬甯有幸乎夫兵力不足以衛民所恃以爲捍蔽者
城耳萊城陋已甚已議興築而公曰寇未必來可緩於是
萊城不果脩矣卽墨之城亦陋士大夫連名告脩公乃不
聽其請而信一細人之言卽墨亦不脩矣至於議增兵則
不肯加於舊錯餉則不欲執請於朝備器械則欲其省而
不必其利且曰恐涉張皇又曰寇來再處噫此謾語也寇
惟不來來則手足無措疆場可虞雖張皇何及乎夫所謂
備者先人有奪人之心而令其不敢來非欲其必來以章
我之有備也備而不來善矣備而來則我有以應之不備
而不來是徼倖也不備而來禍可勝言哉備之計柰何曰
脩城郭也儲糧餉也增水兵也招豪士也城郭之脩州縣

可自辦不難也餉則請以山左之賦盡供軍用可也兵則登萊各須萬人登以五千城守五千布島嶼習水戰萊以三千城守三千屯王徐爲犄角三千屯山海廟與登師往來哨會而以其餘分置要害且并寡爲衆合弱爲強至於材士斷不可少必廣招豪傑有文武兼資智略過人者不靳推轂或延之幕府膽略技勇出衆者用爲將領公與某等爲之督率上下一心彼此協力如此則有兵有將可以守可以戰可以固藩籬可以壯聲勢事出萬全威信千里門戶重閭堂奧無虞朝廷庶免東顧之憂矣儻微天幸之難必忽人事之當脩昧日後之深憂耽目前之淺計思保己之嚴而不同國之封疆城郭不完兵食不足謀無主而戰無人吾恐勢弱則啟戎心門隙則延寇入閭閻被其慘毒京師爲之震驚是時欲募兵則民已散欲加賦則土

已荒計無所之禍無所底雖取我疆臣蓋粉而蕤之亦何
救於敗哉應元不應公反覆力爭始得請而萊城以固又
請開膠萊河以通海運其言曰國初因元海運後會通河
開而海運廢顧黃河淤決無常往往爲運道梗夫海運之
難難成自一帶經黑水大洋中多礁石且迤邐三折故不
無覆溺之患膠萊河南起膠之麻灣口北至萊之海倉口
二百五十餘里乃元人所開辟大洋以濟運者自淮之六
套口入海至麻灣僅三百餘里自海倉入海至天津亦僅
八九百里或依島或沿邊不數日可達因海運廢故膠萊
河久淤然夏秋水發猶可行舟需濬者什三四耳顧嘗議
復而訖無成績何哉人之咎非脩之難也嘉靖中海道王
獻雅力主脩復以上下牴牾而罷隆慶五年遣使會勘而
當道意在不行曾未詳度輒言難就更作廢河記立石河

濱以杜後議萬歷三年復遣侍郎徐公弼尙書劉公應節
後先荒度以官衆供億煩且不脩本河而剏開黃埠嶺爲
下而因邱陵因而議罷然則河之不成非忌者之鑠金卽
任者之鑄錯故曰人之咎也近者漕運歲梗東征餉亟莫
若復此以通運道之窮登萊頃已增兵及萬沿海各衛所
班軍亦已請留卽用軍遞作不必增廩給卽以將統之不
必委他官費省而民不擾功易成而利有六何憚而不爲
乎六利維何助漕河之不及一也濟遼左之輪輓二也登
萊之稅得以輸粟三也濱海沮洳可溝澮達河免水患而
興地利四也商賈通行五也兩海舳舻相接卽有不虞整
旅振棹使天津以下與淮海互爲聲援六也議上識者躋
之而當軸尼不行移固原兵備參政上邊防六議嘗兼攝
五道事邊備悉整以親疾乞養歸家居十年起爲浙江按

察使司分巡台州舉治行卓異遷江西右布政使轉廣西
左布政使條列荒政貸司帑萬金糴粟賑給全活者多安
南人犯侵上石西州公築城受降深壓敵境屯兵扼其衝
賊遂不敢內侵入爲南京太僕寺卿天啟初遷南京通政
使就擢戶部右侍郎督南京糧儲先是朋黨方盛公從兄
孔兼從子玉立皆著名東林公無所附魏忠賢竊政其黨
撰天鑒錄列真心爲國不附東林數十人公與焉皆次第
錄用而公獨不肯攀援以進屢疏求退三年罷歸崇禎四
年閏十一月登州援大凌河將士孔有德等叛於吳橋回
戈東指所過屠掠無遺抵登州五年正月中軍耿仲明都
司陳光福等內應城遂陷巡撫孫元化被執諸路兵俱敗
走賊乘勢攻萊州巡撫徐從治謝連同守賊圍之攻甚力
分兵破黃縣平度招遠諸邑而旅順將陳有時島帥毛承

祿俱從之賊勢益熾援師駐昌邑者數萬不敢進已而俱
大敗天津水師襲登州者亦全軍沒從治中礮死連爲賊
誘被虜去乃賊盡銳攻城卒不可拔凡七閱月圍始解以
公向脩城甚堅而豫備甲仗火器凡守戰之具不可勝用
故賊百計攻城城中人得以固守不陷皆公力也御史謝
三賓追論其功詔褒賚之公廉介所至清操皜然負經世
才而性恬淡不急榮利家居二十餘年撫按交章薦皆不
起崇禎末誠意伯劉孔昭特薦優詔存問國變年八十有
六痛哭哀呼累日夜及南都陷遁居先墓絕粒數日而死
子某孫某俱隱居不仕久之崇祀於邑之七賢祠歲時祠
之不絕云

王源曰良臣之功不止一時而庸人且貽害於數世蓋思
患預防與苟安倖無事而淪胥不可救其去固相萬也于

公脩萊城以備倭倭雖未犯而三十年後乃有以禦叛弁之難其功不亦偉哉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自萬歷末天下大亂而執政居中樞者率奸庸暗劣媮安持門戶置疆社安危於度外假令以于公之才識而當國重任甯致甲申三月之禍哉予是以讀公濬陞脩城諸議而不勝慨然太息也

顧桐村曰于公的是經世之才可惜不終其用傳中載其數議簡淨明暢可爲後人龜鑑此種文字堂堂正正自應以孟堅爲準則也

譚參政傳

譚參政昌言字聖俞嘉興人幼淵重寡言笑聰穎日誦千言及長貌魁岸秀傑識者知其非常人萬歷甲午領鄉薦第一辛丑成進士初授常熟知縣調婺源外艱歸補授樂城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公爲吏清鯁惠敏平易因俗

爲寬猛爲民興利使樂業而奸伏無所容常熟俗詐好以
殺人及盜誣人而豪強多匿鹽盜爲奸利公約法三條人
不敢犯編徭有不承者予片紙曰信若區無若田無若居
若質業卽榜是弗若問誣者不得產若產皆逡巡首服去
役始均芙蓉嶺者婺源孔道陡絕乃開江灣金筑坡辟其
險且近於故道八里行旅便之呼爲譚公嶺樂城苦衝瘠
歲稔民遁多盜請倉穀買牛督墾闢鑿井三百溉田耨穫
積荒千頃又節驛費卽中貴無所假於是流亡悉歸盜以
息有上官問公何以自給荅云衙齋唯老友一執爨蒼頭
二登記侍櫛沐舍中兒三日需米半斗俸具贏署中隙地
臨井一傭桔槔灌畦不乏蔬蕘薪采官道傍枯楊肉取春
秋之胙日惟市魚一頭清醕一瓶而已其清尙自苦如此
福王者神宗愛子常有易儲之意久不就封廷臣數諍不

能得及萬歷四十年始期以來春之國詔需南京馬快船
五百是時公由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晉車駕司郎中
謂尙書鄭公曰今秋矣解船在北未歸新解者已北若待
歸脩艙復往水涸冰堅不能赴則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
王舟不具而更宜急檄止船勿歸遣官卽彼脩艙及期而
舟楫久具更何辭焉鄭公從之福王始如期之國久之公
以母服闋入都仍補車駕司郎中典廣西鄉試出爲福建
提學參議先是四十六年撫順難作經略楊鎬有四路出
師之議公力言其非而別陳三策時不能用已而果敗天
啟二年遼東巡撫王化貞棄廣寧遁河西失朝廷大震急
求邊才吏部尙書崔景榮以公沈毅能斷大事特遷山東
布政司督餉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策援遼事當是時廣
寧天津登萊三方布置之局已壞而登萊尙有新募兵四

萬島帥毛文龍據須迷島聯朝鮮牽制遼瀋又欲登萊由海濟師爲援乃兵無糧巡撫陶元暉措置失宜又與鎮帥沈有容脩隙於是兵大譟而遼民航海避難者十餘萬元暉疑不納漂泊海濱將爲亂妖賊白蓮黨乘機煽亂連陷鄒滕諸邑攻圍兗州官兵與戰數敗公倍道馳赴以大義諭解有容有容懼禽譁兵首誅之因揭於朝言登萊阻海我不能往敵不能來無用增兵兵無食祇益亂朝廷避之乃令踐更得歸休不復調變遂弭分置遼人於各邑編戶給荒田牛種流民遂安俄而知濰縣馮某與遼將不協兵民鬪以遼衆反聞巡撫倉皇將上疏檄兵討之公曰此激變耳無庸發兵乃單騎入登營執遼鎮將李性忠手令傳三箭至濰營慰諭之以解而令許定國梁廷棟以精騎五千討白蓮賊悉平之於是閣部孫公承宗及督撫上其功

賜金晉級大計舉監司卓異第一尋推山東巡撫而毛文龍大忌之初文龍所敵海外俘馘功多冒而俘獲必會勘無僞方獻公每持之廉其僞輒釋去朝鮮李倅弒其君自立遣使請封文龍爲之介公怒曰箕封禮義之邦弒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國拒之文龍益恚乃結魏璫爲蜚語搆登州司餉同知崔謙意在公也緹騎械謙去公憤懣不食嘔血頓羸困亡何卒卒之日猶握筆荅文符調兵轉餉如平時文武吏視含斂筐笥無長物莫不流涕稱廉吏而軍民白衣冠號慟者數千人烈皇帝卽位錄死事勤事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後議謚而國亡不果長子貞默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四子貞良以五經登癸未二甲進士未就職遇變奔南都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初公校士閩中甲乙高下如神明賞拔

士以次獲雋者逾半絕請託私札至不啟事竣以尺牘侑
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故
有真宗師之稱乙酉貞良典試廣東甫出而南都潰踉蹌
歸里挈家浮海入浙東拜兵科給事監四鎮軍浙敗入閩
閩又敗遁荒盜劫斧其首舉家哭道左忽一老儒扶杖過
詢之具以告老儒大驚曰此譚公子也吾邦從來學道惟
譚公稱真宗師予爲真宗師所錄終身榮之今日正吾報
恩時也乃爲貞良裹創延入舍問其姓名張念雪也又有
賴燧者天啟辛酉舉人亦受知於公復迎貞良於家久之
漳泉閒亂作有假其名號招者乃避去至佛潭因結寨自
固諸生楊學臯聞之大喜率衆迎道左推爲帥貞良以病
辭頃復固請強起應之遠近堡寨率衆歸者且數萬乃貞
良竟不起未幾卒於軍數日粵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之命而貞良死使者拊棺焚黃巡營壘歎息而去

王源曰譚公才望固可爲大吏當一面然亦幸未開府得以善終當日廷臣小人冒君子者多君子黨小人者亦不少合辭并力以擠孤立不與黨而才堪捍患遠出其上之賢能甯置君與國於危亡不可救必不肯稍平其心以存公論而惜勞臣假令譚公居要位而持其孤介之操能一日行其志乎悲夫悲夫禍所從來非一日矣

居業堂文集卷二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後學管繩萊編訂

傳

新樂侯傳

新樂侯劉文炳字洪筠順天宛平人也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弟封新樂伯崇禎七年薨文炳襲封晉侯初光宗二子長熹宗次信王熹宗崩無子信王卽位改元崇禎是爲烈皇帝孝純皇太后烈皇帝生母也帝性至孝五歲失太后追慕不已每加恩外家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上不懌久之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武英殿中書梁某至侯第敕太夫人口授繪像太夫人者徐氏太后母侯祖母也像進左右咸驚曰肖上大喜命繪四卞日具鹵簿上俯伏歸極門迎入安奉奉慈殿乾清宮朝夕上食如生因追封侯

祖應元瀛國公祖母封瀛國太夫人侯晉少傅叔繼祖弟
文燿文炤俱晉爵有差當是時上卽位十三年流賊勢益
張張獻忠襲陷襄陽李自成李巖攻洛陽破之督師楊嗣
昌自縊死朝廷大震侯謂駙馬都尉鞏永固曰國事如此
我與公受國厚恩當以死報十七年正月召對請定永二
王早建籙封屏翰神京係人心上可其奏內帑不充未行
時自成已據三秦蹂河東破太原寧武宣大相繼陷三月
二日瀛國太夫人壽八十猶敕左藏賜白金文綺加恩子
孫八日賊警益急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外城永定
門十七日賊至城下攻西直門執甚銳城上人兇懼黃尼
麓謂侯曰城必陷君侯早爲計尼麓者侯布衣交任俠善
騎射與太學生申湛然夙爲侯所重侯母杜太夫人聞之
立命召二女歸二女者長武清侯李存善太夫人次適恭

順侯子吳希彬結纒數十樓上誓同死而繼祖與侯計匿瀛國太夫人申湛然家十八日夜漏二下中使奉密詔詔侯暨鞏都尉侯疑駕南幸拜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曰太夫人旣得所我與若妻妹死無憾去矣善事皇帝侯遂與永固見上先是上手敕令糾勲戚家丁備非常時外城已陷上曰衆卿所糾家丁能一巷戰事尙未可知侯曰勲戚家丁何足一當賊臣等誓死巷戰報陛下上曰如此何濟因泣下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侯與永固泣奏曰二祖列宗英靈在天自能殲此逆賊設不虞臣等請從皇上于九原謹不辱國家遂出永固馳赴崇文門侯與俱十九日昧爽文炤欲省瀛國太夫人母命飯一蒼頭直入大呼城破賊入矣文炤盥脫手起母遽登樓文炤隨之二女侯夫人王氏繼登母復下以二盆抵戶樓懸孝純

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已次女先就縊先死文炤入縊絕
墮板上見母亦墮頭血涔涔拊母背連呼不應號曰兒不
能死從兄前命矣侯嘗屬文炤母死留侍祖母也遂逃出
李太夫人幼聰慧好學識大義早寡子存善嗣侯至是方
十一歲先一日以五百金子一僕日以主人付若趨之去
謂母曰此豈程嬰杵臼邪吾不忍見兒死恐遲我死故遣
去耳及入縊縊亦絕時母已蘇立起復入縊又絕六縊始
死侯夫人亦死李太夫人見母嫂妹死已不死大呼奮身
投縊終不死凡九絕乃墜樓折脇死復蘇見一蒼頭在側
曰若非鄭平乎告以母六縊始死已九縊不死狀解金條
脫授之曰醉女掖吾登樓及登連呼曰火火平趨下舉火
樓焚是時上知城不守已自縊萬歲山皇后嬪御俱從死
侯至崇文門賊入卽同永固射賊黃尼麓曰此何益欲退

賊乎此何益侯遂歸第已火馳至申湛然家湛然曰君侯
急自決身在太夫人無慮遂與湛然復歸第自後園入初
繼祖鑿井園中味甘冽嘗與侯兄弟汲飲歎曰今天下攘
攘苟急難當從事於此至是見宮女四出知上崩趨歸大
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夫人左氏妾李氏董氏亦焚樓死侯
甫入尼麓趨至曰鞏都尉死矣侯曰諾躡身欲赴井忽止
曰戎服不可以見上湛然免幘進幘小不能冠尼麓曰赴
宴邪胡不裂裂幘乃冠投井死年三十乙酉南都旌死難
諸臣侯居首贈太師恒國公謚忠壯先是十八日外城陷
文耀馳出及內城破復返大書一板置井傍曰左都督劉
文耀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難者四十二人數日
賊大索勲舊不死者加拷掠無一免湛然爲賊獲被炮烙
終不言太夫人體糜爛以死賊復執其子自省索文昭文

昭匿他所子知之給賊曰渴甚需飲逮至井出不意猝投井文昭遂免後轉徙江淮今寓高郵人稱故新樂小侯云王源曰甚哉甲申之禍天乎失天下以不仁豈其然歟余旣論定劉氏徇難紀略復爲傳歎君臣兩不負其言以死可悲也文昭字雪舫工詩善談笑余每見之輒低徊歎息不置也

吳姬望先生曰此傳名手作者不一而佳者頗難蓋頭緒多非失之略則序次不清求其簡而詳密而踈摹寫之工穿插之妙未有如此篇之擅場者

鞏都尉傳

鞏都尉永固字鴻圖順天宛平人也尙光宗皇八女樂安公主性豪蕩喜聲色狗馬崇禎末天下益亂大臣尸厥位上旰食苦杖梧都尉慨然曰身爲貴臣託肺腑顧國事置不恤日媮樂可乎遂一切屏絕閉戶折節讀書壬午薊遼

總督趙光抃逮獄上疏理之又請加建文景泰廟謚時論
偉焉癸未上召勲戚試騎射萬歲山都尉爲最甲申正月
與新樂侯劉文炳請召對語在新樂侯傳中三月十七日
賊薄都城都尉奉命守崇文門初襄城伯李國禎習優善
諛言得爲京營總督督二十萬衆日飲酒聚羣優爲樂三
月初賊警急乃命守兵十八日登陴戰兵亦於是日列城
外故賊至漫無備十八日外城陷夜漏二下上召都尉與
文炳議巷戰兩人涕泣誓效死出約勲戚至崇文門會議
昧爽城陷國禎率百餘騎欲突崇文門出都尉怒反礮擊
之國禎馳赴朝陽門須臾賊大至都尉躍馬彎弓大呼殺
賊矢發賊應弦倒文炳翼之殺賊數十人賊辟易各馳歸
第當是時新城侯王國興惠安伯張慶臻自焚死彰武伯
楊崇猷縊死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闔門投井死而與都

尉射賊有楊光陸者駙馬都尉楊春元子被甲馳突左右射路與都尉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都尉至第下馬解鞍縱馬去曰吾乘此馬久不忍殺寶鞍上所賜不可汗賊手時公主薨未葬置鞍柩下積薪環其旁命左右取酒北嚮酹地哭拜呼皇帝復酹公主柩前乃自滿引擲盃地下曰此永固報陛下殿下時也叱令舉火拔劍自刎死國禎之赴朝陽門也守城將孫如龍已迎賊張能於城上引之見國禎惶遽解甲蒲伏降賊羈守之數日命納金不足二十七日請至家括其財家爲他賊據不得入被拷折踝荆筐曳回能置酒觴之嘻曰大將軍何狼狽若是是夜國禎以所繫綠線縑縊死賊以柳棺盛其尸委於市血淋漓地下見者曰此京營總督襄城伯李國禎也南都卹死難諸臣都尉贈侯謚貞愍而國禎誤傳斬衰死帝后旁亦贈

襄國公謚貞武都尉一女字國禎子變後隨夫南下乙酉南都變子復降置旗下死勢者慕女色欲奪之女哭曰吾先帝甥忠臣女從夫至此辱已甚可再辱乎引刀勢面欲自殺勢者聞之愧沮不忍犯後不知所終

王源曰明制尙主不得以時見見則跪拜禮如君臣樂安公主賢言於上革其禮執婦道唯謹上嘗論勲臣子弟暨駙馬大監讀書勲臣多以子幼辭都尉獨上疏請就學於戲有以也李國禎誤國辱身雖或爲飾說以欺天下曷益乎

洪去蕪曰於一人中敘出多人是顯微闡幽之意於多人中映出一人是借賓形主之法於法之有奇正而意卽離合出沒於其中在古人唯左馬有之看

姜都督傳

姜都督名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幼習儒父老貧乃就武

以天啟壬戌武進士授大同威遠城守備遷大水峪遊擊將軍築松杏兩城績日著晉都督僉事宣府西城路參將禽斬大盜王科調右衛路左參將蒙古有就撫者總監欲殺以邀功都督持不可闞怒劾之總制楊公嗣昌力辨其誣闞乃發司禮問遣而都督晉通鎮副總兵尋爲保定總督楊公文岳中軍都督面銳貌豐偉騎射旅力絕人忼慨忠義自許時中原盜益橫聞警輒歛歔憤發頓足起指天誓死殺賊崇禎十四年賊兩攻開封不克十五年春復合兵百萬圍之連營百餘里爲久駐必取之計朝廷大恐左良玉素爲賊憚而驕蹇不用命尙書侯恂良玉故主也時繫獄乃出恂於獄督師河上檄良玉良玉乃至先是文岳亦會援開封都督留守會寧夏帥缺兵部尙書陳新甲密使所親謂都督曰予我五千金總戎可得也都督峻拒之

遂檄隨進勦當是時諸鎮兵壁朱仙鎮者十七萬良玉獨
強而心持兩端不肯一當賊忽夜半放兵大譟突諸營諸
營驚亂疑賊至自相擊乃乘間掠馬騾械器而去於是諸
營悉潰而都督獨堅壁不動平明賊大至率麾下力戰與
健兒姜業隆耿道明大呼躍馬格殺數百人身被十餘創
至柳樹坡被執與業隆等罵賊鬻磔而死數月開封援絕
決河水灌賊賊覺因灌城城沒冬文岳兵敗汝寧亦罵賊
死初武進士例不傳臚辛未上命以會試中式前三十卷
進自拔一甲三人餘爲二甲賜會武宴於中軍都督府首
輔主之狀元王來聘京師人慨然泣下曰上重武若此欲
武臣效命疆場也苟不誓死殺賊何以報上恩旣而果戰
死甄奇傑保定督標副將亦勦賊河南戰死俱褒三等廕
錦衣衛百戶世襲都督死文岳著其故衣痛哭累日夜上

疏請卹而其子宗呂亦以來聘奇傑例陳請部候賄不至
僅贍右都督廕外衛總旗及宗呂再疏得如例上請命未
下國亡宗呂哭曰吾父捐軀徇國復何恨但赫赫大明卒
以賄覆國之不幸人乎何尤蓋當日非賄不行往往如此
也宗呂順治辛丑進士筮仕濰縣知縣未之官而卒子櫛
康熙乙丑進士以文學知名于時

王源曰都督之死烈矣獨惜周王得士民死力賊屢卻去
假令良玉偕諸將堅壁與城中犄角則開封不可得困賊
氣沮力竭然後與孫公傳庭東西合勢乘其弊安見中原
事竟無可爲乎乃左兵一潰諸營瓦解中原陸沈而宗祏
隨之或猶諱其夜潰不錄而更飾爲擊賊虛詞抑獨何歟
兄波公曰都督之死由良王之潰中原淪陷亦由良玉
之潰傳都督一人而當年全局俱見此真史筆也至於
前幅描寫後幅感慨中附來
聘奇傑二人筆法俱絕

李若連高文彩傳

李若連字方山上林苑人崇禎元年武進士授錦衣衛千戶掌北鎮撫司初魏黨許顯純爲武學生嘗遇兵科給事某不辟道給事怒鞭之顯純罵曰吾異日得志矢殺盡文官及忠賢竊國柄顯純掌北司大臣多死其手上卽位誅忠賢并其黨命舉賢能任司事僉曰若連遂授之若連爲人長者在職明允多平反一反顯純所爲巡捕營獲一木工謂經略袁崇煥反以爲謀事下鎮撫若連曰督師有異志京師寧無耳目安用木工爲訊之果捕營苦刑令誣服遂白其罔上復下其事錦衣衛鞫以爲實若連失出降秩二等革任家居十餘年

高文彩字奎所京師人初爲信王書堂官龍飛授錦衣衛百戶晉千戶司街道房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文

彩拔刀顧其子必卿曰我布衣從龍得至此不能爲國殺賊一死不足報國恩我欲全家死國爾得無怨乎必卿應聲奮衣拔刀起先自殺其妻文彩亦殺其妻家人大呼擾亂闔門男女無少長皆手刃之一孫方數歲乘閒匿牀下呼之不應其父頓足曰惜失此兒父子遂相嚮自剄越二日其從兄文極使人偵之見屍骸相枕藉驚哭謂爲賊所屠孫聞人聲自牀下走出使者曰若非某郎君邪抱持之哭且問故孫具言歷歷如成人且曰阿翁連呼我不應我兩日未敢出使者負之歸文極大驚痛哭棺殮之父子猶手握刀不釋是時錦衣衛堂上官九人刑辱死者四亡匿囚提督東司房駱養性納金三萬得免死而屬官千人死難者唯文彩若連王百戶三人而已若連自家居閉門謝賓客食貧教子久之上思其賢壬午起補南鎮撫司僉書

賊犯京師與駙馬都尉鞏永固守崇文門城陷歸書絕命詞於几日上林李若蓮爲官不要錢身名豈肯辱清白及黃泉從容冠帶縊中堂死後賊居其室或見絳衣人奮拳毆之終夜追迫不得息見者輒斃賊畏之他徙人皆謂李公爲厲鬼殺賊云

王百戶逸其名亦京師人官錦衣與庶吉士周鍾善鍾主其家賊圍城百戶知不可守與鍾約同死鍾佯許諾城陷百戶繫兩縲於堂酌酒謂鍾曰此我兩人報國時也鍾俛首默不應百戶曰君名重當時死卽千秋不則不直一錢我平日重君以君讀書稱學者今可猶豫持兩端乎鍾唯唯頃之易服竊出降百戶追及門力挽之鍾絕帶去百戶歎曰周鍾降賊不唯負國且負某國家設科目取天下士所得乃若輩國亡宜矣我不忍與同生乃就縊鍾降賊爲

偽簡討兵給事光時亨翰林院編修陳名夏俱授偽職賊
敗三人復南遁南人捕戮之名夏逸鍾且死歎曰吾欲與
王百戶同死豈可得乎

王源曰若連正直有古大臣風文彩死最烈徇難諸臣無
兩此皆以武臣報國者甲申賊警急廷臣有建議皇太子
撫軍南京者光時亨力糾之事遂寢及城破東宮二王俱
陷賊而時亨降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其時亨之謂乎
學士大夫往往鄙武臣不足道及臨大節其愧王百戶者
何多也

吳萬子曰學太史公廉藺列傳附趙奢李牧法中開聯
絡貫穿一代興亡之感從文字章法中錯綜寫出史才
史識兼優

湯西崖曰於參差中見轉
換離合之妙真絕構也

保定張氏兄弟合傳

崇禎癸未觀政進士張羅俊字元美保定清苑人其先世以孝稱父純臣神機營左副將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贈驃騎將軍羅俊兄弟六人羅俊長次羅彥羅士羅善羅喆羅輔羅彥字仲美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行人己巳京師戒嚴奉使過保定聞警兄弟倡率城守甚嚴是歲陝西盜起久之大亂京師屢警名都重鎮破陷相望而保定屹焉爲京師保障率倚張氏兄弟爲重羅士早卒羅善羅喆諸生羅輔癸未武進士皆沈毅負氣敢爲甲申二月闖賊李自成陷山西京師震動大學士李建泰督師禦賊至真定潰自成以大衆由宣府入居庸關犯京師遣其黨劉宗亮由固關畧畿南而北真定叛將謝嘉福殺巡撫都御史徐標迎賊入河閒望風降保定孤危人洶洶無固志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兄弟謀曰保定神京肘腋今無重臣

無兵破在旦夕保定破京師危矣吾家自先將軍食祿至今五十年父子兄弟受國厚恩闔門以死報分也可偷生苟免哉子弟皆忼慨受命因與署府印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糾合紳士鄉勇敢血北城上望闕誓衆死守立斥散家財爲守備新任知府何復總監方正化相繼至誓同守已而建泰來奔衆不納建泰怒大呼舉上方劔示城上時毓峒受命往監建泰軍察其真不得已納之賊隨至建泰裨將私勸羅俊降羅俊立牽出斬以徇賊攻城大罵張吏部霸城不開城破屍汝輩一段無遺種又射書城上誘降羅俊羅俊憤厲大呼殺賊且曰有欲降者取我頭去指揮同知劉忠嗣拔劔誓衆曰有不從張氏兄弟死守者齒此劔衆應聲踴躍弓弩萬礮齊發羅輔尤驍勇善射率死士鏖戰三日夜殺賊萬餘人三月十九日京師陷烈皇帝崩

賊攻益急張氏兄弟益大憤痛哭呼天誓必死悉括婦女簪珥并所藏太夫人珠冠及金銀器帶佩雜飾悉裂毀置城上賚衆衆感憤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賊不能破將解去二十四日午忽西南城上火衆崩潰蓋建泰爲賊內應賊乘之遂陷時羅俊守東城羅輔急赴之曰事去矣請與兄潰圍出圍更舉羅俊不從賊麋至羅俊突前奮力擊其魁仆地下扼吭嚙其耳嚼之血淋漓口吻噴且呼曰我皇明進士張羅俊爾所謂霸城不開張吏部者吾弟也死賊胡不殺我賊砍之數刃濺血丈許斷脰死羅輔彎弓射賊賊應弦倒莫敢近矢盡揮刀馳下又殺數十人被十餘創大罵賊攢刃刺殺之碎其屍初羅善性篤摯好學見國事日壞時時歎憤悲歌流涕及守城日夜與兩兄贊襄左右妻高氏有三女城破高先投幼女於井懷次女攜長女手俱

投井死羅善乃奔羅彥所欲同死羅彥揮之去不肯而羅彥妾宋氏自刎未殊挈所生女并少妾錢氏先投井死羅彥乃從容題壁整衣自縊亭上死子晉與妻師氏俱從死羅善乃向羅彥再拜趨歸與高氏同井死先是羅俊妻雙瞽卒終身不置妾而羅士妻高氏守節十七年先城未陷與娣姒諸婦媵妾約同死旣陷羅輔妻白氏在母家聞變欲死婢子勸沮之白曰吾夫好男子城破必死顧留妻子詒笑人閒耶且張氏人人必死我曷歸一女八歲呼至井傍曰兒視井中何物女方俯遽推墮之隨躡身躍入井中死幼子女各一俱死李氏者年七十四羅俊羅彥世母也爲賊執大罵逆賊賊刃之破腦死孫婦徐氏劉氏投井死劉母胡氏使女喜兒俱從劉氏死而羅詰妻王氏於被圍時歸寧卽返羅詰問之笑曰欲與子同死耳已而泣又曰

子兄弟將俱死子未仕可無死祖嗣可無念乎我婦人也
恐受辱子男子何不留身爲張氏計哉羅喆泣不荅乃手
繩示已必死而勸之力羅喆領之城破從水門逸出王與
羅士妻高氏同梁縊而死羅俊子伸初鄉居赴難入城同
守城陷父子相失趨歸遇賊自投市上井中死張氏死者
凡二十有三人金毓峒與從子振孫工科都給事中尹洗
俱罵賊死毓峒妻王氏亦投井死邵宗元方正化俱不屈
死何復先城未破城樓火焚死劉忠嗣視其女弟與妻毛
氏婦王氏自縊而後巷戰被執抉眼割耳鼻支解死正化
所用副將呂應蛟亦巷戰死賊入羅彥宅見其屍多歎息
有泣下者三犬護其屍不去一賊窺之犬奮前齧其足斷
拇賊大驚乃瘞之後月餘賊自山海關大敗遁而西家人
乃悉斂其屍葬於城西冢纍纍過者皆爲流涕初羅俊丙

漁獵自給久之聞周將軍遇吉鎮寧武關遂往依焉周將軍者父蒙古隸遼東鐵嶺衛其伯兄天顧以明經爲登州衛訓導生一女性貞敏通孝經列女傳有殊色適將軍之孫永命崇禎五年文龍嬖將耿仲明等據登州叛縱兵淫掠將汙周周大罵賊將倡辱之周給曰我不從若有親喪耳今設祭釋服更妝從若胡不可賊信之已而閉戶自經死賊怒支解之將軍見周將軍流涕述烈婦事周將軍亦歔歔泣下當是時闖賊李自成勢甚張督師孫傳庭戰歿賊潰潼關入據陝西將渡河山西大震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向寧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人賊益兵來攻戰不利將軍時年八十每食尙能盡一豬首二鵝勇健絕倫謂周將軍曰事急矣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周將軍曰止賊勢大將不支我且死翁無疆場責無

祿胡爲爾翁去矣將軍毅然曰我曩不食君祿乎今得效力報國恩幸也且公遇我厚我不應死報公乎我八十矣更何求言罷目閃閃忼慨奮袂推案起周將軍壯之相與痛飲披甲上馬時大風起沙飛晝晦周將軍出南門當賊鋒將軍由北門出爲奇兵橫擊之賊列陳十餘里將軍揮鞭大呼競入賊披靡殺數十百人顧賊衆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被圍則深入救之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銳不可當難與敵乃選善射者千人環射之麾下士俱盡將軍力不支遂死周將軍血戰兩日夜殺賊數千人力竭被執大罵不屈賊磔之夫人劉氏率內丁巷戰亦殺賊無算被磔與將軍三首同懸市上見者皆爲流涕將軍一僕曰王印匍匐亂屍中尋將軍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閒泥沒腹箭集身如蝟鐵鞭一倚鞍立孰

視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印大哭卽馬傍求之得一臂一束帶臂有痣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繫鐵鞭負之捧其臂哭而歸與永命招魂而葬之初永命當叛兵之迫烈婦也匿不敢出烈婦給賊去倉皇出持烈婦泣烈婦曰我死耳君欲撻賊刃而使我爲賊汗乎走也胡泣爲乃逸事平結少年偵賊所在斬其首以祭烈婦鼎革後從入關中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同知府子業昌康熙癸卯科舉人濬縣知縣取彭氏名德貞德貞善讀書明大義其先江西廬陵人後籍遼東杏山衛祖士宏爲南宮知縣闖賊陷南宮士宏將死之顧謂家人曰柰汝曹何德貞方八歲應聲曰國爾忘家翁夙訓也庸再計乎士宏瞿然曰孺子言是遂死之業昌卒彭方二十四歲矢志不再適力學讀書著有毛詩義疏詔旌其門子二女子子一曰玠負異才嘗作

短劍行諷其兄曰西風激射劍鳴中夜周君子身柄不輕
借百鍊之器折則弗回苟非大故納箭勿開維古之孝續
竹爲彈維今之人弋鳧與雁母見之哂曰女顧出兄上邪
家赤貧母安之今家通州人呼王節婦家云

王源曰予初聞黃得功周遇吉兩將軍俱忠勇善戰爲賊
憚其後皆以死報國烈矣乃不知有王將軍者及在京見
其孫爲予言將軍生平慨然爲之傳不與周黃比烈乎戚
將軍嘗贈以寶刀雁翎甲俱家藏無失而將軍所遺鐵鞭
時錚錚鳴嘯自動天陰出汗血如淚腥不可嗅於戲將軍
殺賊固已多矣而卒無成功是可悲也

黃自先日起訖如孤峯拔地如大海回瀾中間穿插開
闔處處變化字字生動俱歸自然筆古識高眞足雄視
一世

司禮監高時明傳

高太監時明字復初京師人萬歷十一年進皇城累官至司禮監掌印太監崇禎十七年闖賊破京師死之時明幼穎異讀書司禮監博學能文善書法及長明習故事掌南司房明斷有識略晉司禮監提督每犯顏強諫朝廷重焉神宗崩光宗卽位擢司禮監秉筆逾月上崩皇長子立是爲熹宗魏忠賢者東宮豎宦也夙得幸皇孫呼爲魏伴伴而不名及卽位數日謂左右曰魏伴伴不見何也左右曰位卑不得近上曰召之可乎曰唯上命乃召入相見涕泣立授乾清宮近侍由是益親寵用事初秉筆太監王安與時明同受遺命而故事非司禮監出身不得秉筆忠賢求入司禮會館二人不許忠賢恚譖安殺之時明告休杜門稱疾不出久之起爲總督漕運門下皆賀時明日是餌我也以病篤辭忠賢不聽覘之時明善導引辟穀數日臥甕

使者袒而示之腹指約之前後不盈寸使者歸以報忠賢曰嘻死矣遂獲免其後忠賢日屠戮忠良權勢傾人主時明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下事不可爲矣熹宗崩烈皇帝嗣位召時明入帝望見曰神仙中人也頓首謝復授司禮監掌印遂佐上誅忠賢並其黨時上方十七歲勵精求治命時明書敬天法祖懸之乾清宮前殿又於兩楹書人心唯危十六字時明嘗曰主上聖明得賢士大夫共理太平不難致吾老矣扶杖而觀其成不亦可乎遂辭位上不許固辭乃聽之有疑事猶密以諮時明而後進者多側目乃託青盲以辟焉當是時天下大亂盜賊縱橫川陝河南湖廣朝廷不能制疆場吏才堪辦賊者皆以廷臣持門戶掣肘不得成功賊屢敗屢振崇禎十六年闖賊李自成併吞諸賊爲雄合兵百餘萬據西安十七年僭號稱帝渡

河東破太原蹂宣大直犯京師三月十七日薄城下時明聞之泣曰自魏逆弄權以來賢人君子盡矣主上遭家不造大臣率奸庸不肖誤國致上以憂勤恭儉亡豈非天平時明四世老奴受恩深國勢顛危不能救忍復食息人閒偷活邪乃論名下曰凡侍從者以死衛上任城守者以死守無官守願從我死者聽於是置棺中堂積薪以待城破從容衣道衣望闕拜哭已仰臥棺中命舉火火發名下李繼善王家棟馬鯨張行素馬文科李廷弼徐養民郝純仁宋輔宸嚴宏爭踊身投火中死先是賊攻保定總監方正化固守殺賊甚衆城破巷戰力竭自刎死賊支解之及攻京師西直門提督褚憲章自發巨礮誤墮城上橫裂碎其臂大呼曰丹心未盡生前恨語畢而絕皆時明名下賊入不知上所在大索京師不得次日始見上自縊萬歲山太

監王承恩跪縊死上前賊感動歎息以梓宮殯帝后東華門外而棺斂承恩於旁

王源曰余讀國史至魏忠賢亂政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自文皇帝變易太祖舊制王振首竊朝綱後遂接踵相繼不絕禍所由來非一日矣然懷恩之救林俊張敞覃吉輔道東宮又何其毅然篤懋君子也人之賢不肖固不必以其倫歟時明忠盡爲國仗節守死而士大夫之論何其沾沾也

居業堂文集卷二